

砥砺前行30年
奋进新征程
1994.5-2024.5 德清县治搬迁30周年

30年沧桑巨变,多少事,多少人,多少情怀! 那些特别值得怀恋的时代印记,那些让人倍感温暖的青春琐碎,那些见证了从城关到乾元每一步历史性变迁的美好瞬间……值得我们去记录,来抒写,让那些模糊的过往成为清晰的文字。

清溪轻轻流

从城关到乾元：变与不变的韵味

● 罗永昌

乾元,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,我时常惦记着它。熟悉的是,在那里我曾经生活、工作了20多年;陌生的,它现在已经变得我不敢相认。余不弄、溪东街、孩儿桥,在这些不变的名称里,又不知道增添了多少可以津津乐道的故事。

记得1994年5月的那天,武康下大雨,城关也下大雨。我在讲台上,向同学们慷慨陈词,畅想着未来德清的蓝图:武康将成为令人振奋的热土,城关会渐变成阅读流光的静地。30年过去,热土上一座新城拔地而起,静地中古城复兴计划正在实现。

就在外面的客人还分不清我们的县城到底是在德清、武康或城关的时候,城关改名为乾元,这让原本生活、工作在镇上的人,也度过了一段心理适应期。从此,乾元如同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,重新“起锚远航”。

发展是个综合性的变量指标,而保护是一种不变的责任。2014年,乾元终于迎来了古镇复兴的契机。他们以“美丽城镇”建设工程为抓手,加强基础设施与城镇功能升级,积极推进复兴“里弄文化”,通过文化挖掘、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设施保护性开发修缮,使得一批古建筑焕发发生机。百凉山玻璃栈道、乾元山环山步道、3D墙绘的谈家弄、清

溪书院、修吉堂图书馆等,成了居民的新去处。曾经让一代人必到打卡的城关小商品市场,成了疏缓交通的要道;县政府旧址上新建的城关购物中心推倒重新规划等举措,足见管理者的胆识与气魄。

如今,每当我在闲暇之余走进乾元时,总有一种与生活武康不一样的感觉。整洁、有序的环境,整修一新的老街,被精心呵护的传统建筑,蓬勃富有生机的新兴商业模式。这些既有历史韵味、又紧跟时代步伐的变迁,让我再次感受到了熟悉中的亲切和陌生里的留恋。

老城关实现了有机更新,新乾元保留了不变的灵魂。这就是那份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上的悠久的历史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俗风情。古建筑的一砖一瓦,低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;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,传承着祖辈的智慧;独特的美味小吃,留住了味蕾的深刻记忆;居民的生活方式,延续着那份质朴与宁静。即使是新建的左顾亭、古城墙等地标性自然与人文景观,不仅是连接古今的桥梁,而且成为不变的地理标志。因为如此,导致我一直以来深深惦念着它。

在变与不变的交融中,我们足以领略乾元的包容与坚守。它既欣然接纳现代文明的冲击,又守护了自身的根与魂。这种微妙的平衡,集浓浓的“书香气”与“烟火气”于一体,使古镇散发着独一无二的魅力。

● 倪有章

溪水是从亿万年前流淌而来的。汇聚了天目山脉群山万壑的汨汨山泉,蜿蜒奔波,潺潺流韵。曾经汹涌,澎湃了两岸人家。更多的时光里,她是静好而舒缓的。秀山叠翠,丽水逶迤,浸润着这里的“第一溪山”。

我能够沉浸式品味这座溪山小城并享受她的滋养,已是一九九五年夏天的事了。新同事见到我的第一面,就很诧异:县城都搬走了,你还来做何事?

也是,人们正在陆续出离,我却来了。我还认为这是我青春里的一桩幸事。这座被称为德清的古县城,距离我老家十八里,我缘溪而行,走了十七八年才进的城。

暮春里,正午的日光是城里最慷慨的福泽。从工作室出门,是一米多宽、用武康石铺就的丁家横弄,向南三十步,向东十八步,是谈家弄。是旧城改造以来最早出名的风情小弄。谈家弄的风情在于粉墙黛瓦,在于高墙上特意撩拨你怀旧情愫的3D装饰,在于从墙面反弹过来的对面花格窗里的弹词开篇。当然还有翻新的小院里三五个中年男子,围着一张小茶桌,沸反盈天,呐唔奇哢。他们是地道的城关街上人,有故事有文化,有古城市民独有的优越感。

有雨的时节,谈家弄就是戴望舒的雨巷。有油纸伞,有丁香,也能遇见丁香一样的姑娘。她只是走过,不一

定结着愁怨。她可能刚刚从新修的城墙下来,抑或是刚刚参观了钱币藏珍馆。

热闹的去处,在谈家弄与公园路丁字口的那棵大樟树。据说是当年吕祖殿的道士闲暇时种下的。大樟树见过西边城墙的几次坍塌和重修,也见过花园变成小区,道观变成民居又变成古玩城。它目睹大樟树被围在围墙里又被“移”出来的变迁。往西几十米是环城西路,拐往南街的是张仙弄,那么,大樟树就是这一带市民的露天茶馆了。大树下新设的扇形空间,环形的长椅,是大爷们的新闻发布会会场,是退休人员的沙龙。没有固定的主角,拄着拐杖来的沈老伯,捧着茶杯来的李老伯,带一个袖珍收音机的蔡大爷。他们可能是刚刚从张仙弄那边的老年食堂就餐回来,在环形的长椅上排排坐,古往今来天南海北。清闲的时光被他们牢牢地拽在粗糙的老手上。

在这样闲散的时光里,古玩城的玩家,悠哉悠哉地经营着历史和生活。热闹一点的,是周五,有古玩集市。大树下,向公园路、谈家弄和张仙弄方向散开的古玩地摊,字画旧书、玉器瓷器,啥都有。

驻足古玩摊的,端详触摸,但不一定买。卖家不叫卖,也不会热情地向路人兜售,双方爱理不理。午休的时间里,还有年轻人,一手捧一杯刚刚“到店取”的生椰拿铁,一手拨弄那些可爱的宝物。

今天还有一帮中心幼儿园的小朋友,给闲散的气氛注入了喧闹。老师们在做一课题,利用身边的文化资源培养爱家乡的思想情感。我被邀请去讲城墙的事,讲这座古城的事。新城墙是最新的网红打卡地。忘记了自己年龄的大妈,爱鸡蛋里挑骨头的学究,还有姑娘小伙儿,幼儿园小朋友,他们凑合在这里,几乎没有任何的违和。他们都是偷得时间徜徉于清闲的人。我则下山,从大家山南麓折向南街,曾经最繁华的城关核心,百货公司那边。我也是去拿一杯椰皇拿铁,加糖,热。我认为甜的热咖啡似乎更适合此时的心性。

我还有时间拐往长桥河公园,现在被叫做“余不溪上”。缓缓的清水从大闸那边流淌过来,过南门城桥,德清长桥,然后出东门城桥。河里已经很少有大型驳船了,长桥河成为真正的清溪。溪流轻缓,从容,在你觉察不到的时候,一路往东注往平原,一路往北流向太湖。

在余不弄口子上,在一样慵懒的阳光下面,我眼前似乎一亮,我遇见曾经在雨巷遇见过的那位姑娘。她现在不是一个人。她的脸上、他们的脸上飞扬惬意的笑容,也是这清溪的水波反映的午后的日光。他们,是这座古城新的经营者。

是啊,此处真是好养人。县城搬走了,我用近三十年的时间,享用了清溪的恬淡与安详。既有当下的轻奢,何必劳累远行呢?

从城关到乾元，安之若素

● 周江鸿

从城关到乾元,30年太短。在我眼里,老城关安之若素,书香清明,行远自迩,笃行不怠。

长桥河河滨休闲公园,从前分上、下河下,为民间商贸交易黄金地段。2000年起,经镇政府规划改造建设后,成为市民茶食聊天最具人气的地方。夜幕降临时,一张张木桌椅子摆好迎客,沏上一杯香茶,点一碟瓜子或水果。老友三五侃侃大山,聊一聊市井趣事,听一听清溪河流水声,华灯初上,光影涟漪在水中闪烁。

黄梅雨季,城关人不紧不慢吃一个月油煎逆鱼,更是他乡人羡慕不已的美食佳话。前几年,央视记者与摄制组专程前来报道《德清逆鱼肥了》。逆鱼,学名叫似鲃,因其每年黄梅时节从太湖逆流而来,故名。那天我也在现场,看阿吉师傅娴熟自如烹饪加工逆鱼,码头大哥在一旁拍摄记录,后做成抖音短视频,传

播老城关饮食文化。一缕阳光滑过他俩的脸庞,自信又安逸的神色恰恰代表了城关人的真性情。二指宽的阔板逆鱼是逆鱼中的上品,腹中全是鱼籽。油炸烹饪后,全身金黄香脆,筷夹入嘴,令人垂涎欲滴。

随着千年古城文化复兴建设项目有序推进,乾元谈家弄、余不弄、丁家弄、溪东街、乾元山、大家山、百凉山、左顾亭、清溪书院等等地标皆旧貌换新颜,令人刮目相看。彰显了千年古城丰厚的历史人文底蕴。这从乾元的非遗传承与保护来看也给出了漂亮答卷。乾元人柯翔祥,目前浙江省唯一一位缙丝织造技艺传承人。他将缙丝融入文创、高校课程,推动产业转型,持续赴外参加展示交流。如今,德清的缙丝和相关的文化产品不仅在当地生根发芽,还远销海外,德清也成为缙丝技艺在浙江省的传承地。市民谈楚堃年逾七旬,凭一己之力造了老城关木城一座,让长年漂泊在

外的年迈游子慰藉浓浓思乡情。其短视频点击播放率二十万余。

乾元百凉山顶玻璃栈道、余不弄《城关记忆馆》等打卡点无不令人惊喜。城墙散步、人民广场健身行走,给乾元市民提供了良好的文体活动新场所。风生水起是乾元发展主旋律。

那天午后,步入赵家弄,原徐家榜恩府第改造后开设了翰林书房,古朴典雅,书香宜人。在这里阅读片刻,你也有福了。五翰林大学士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。五世翰林之余倬在满清王朝,汉民族遭受残酷压迫,大兴文字狱的险恶社会环境下,坚毅顽强地收集研究编辑《全唐诗录》一百卷。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五位“翰林”,有翰林院编修,有翰林侍读学士,翰林侍讲学士,国子监司业;有礼部侍郎,左都御史;有广西学政,广东按察使;有吏部侍郎,工部尚书等。

乾元,千年古城,书香人家,名副其实。

和旧时光拥抱 同新小镇问好

● 沈燕佳

我驾车堵在镇上直街转向县西街的路口,一瞬间,我觉得自己眼花了,那个承载了我多年快乐的小商品市场,好似在我揉眼睛的那一霎那消失了……被后车的滴滴声拉回思绪,我驾车离开了那片空旷。

作为一个九零后,我站在回忆的出口,回首还是能记起在县桥头曾经热闹非凡的小商品市场。这个市场从医院东路附近搬迁至县桥头,在我的记忆里它还是崭新的。

琳琅满目的商品,人头攒动的市场,有小饰品店、日用品店,裁缝布料店,当然多的是各类服饰店。市场里还有一处“神秘地带”一直吸引着年少的我。走进市场的第一个路口右转,有一个小小的楼道口,上了楼是沿街店铺楼上的一家网吧,就是这处“秘密地带”在我的记忆里占据了一个独特部分——重要又陌生。重要因为具有吸引力,当时网络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,电脑可谓是“奢侈电器”,网吧里一台台配置高端的电脑,

对于家里没有电脑的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。未满十八岁的我却没有网吧的入场资格,只能望而却步,因我真正进去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
记忆中县桥头的小商品市场,承载了小镇岁月里一场热闹的盛宴,此刻宴席散场了,留有一片空地以示曾经存在的空间证据。我期待这片土地被新的内容填充而焕然一新。乾元,这个我生活了三十几年的小镇,正慢慢蜕变着,与时代同频共振。

我将车停在书香家园小区东边的停车位里,走进丁家弄。石板铺成的弄堂路很宽敞了,一侧是热闹的商铺,瑜伽馆、咖啡店夹杂在弄堂的另一侧,人来人往的弄堂很是热闹。

慢慢踱步又转到余不弄,走进小小的图书馆,放下借阅的图书提醒“还书成功”,我便走到屋外的长椅上坐了会儿。思绪还陷在那一场关于小商品市场的回忆里,我放空地看着眼前,抬头还有各式各样的花灯挂着,是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对面“非遗馆”的字样映入我眼帘,我看着她

想起此前b站看过的一个短视频介绍,一个寻找非遗的up主,来乾元镇找关于风筝的非遗传承人。当时我看着那段视频就想,原来如此珍贵的“非遗”就在我身边,而我却浑然不知。我生活在此处,又好像离开了很久。那天我没有踏进那个非遗馆,好似心里还没有准备好,想着得选一个好日子,郑重其事地走进,好好了解一番。

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小镇街头,才发现我是如此熟悉而热爱着这座小城。它是千年古城,在小镇上展开着贯穿古今的时代卷轴——在赵家弄里、在大家山上、在苕溪河畔。我漫步街头能感受到小镇予我独特的归属感与安全感,一座我生活了三十余年的小镇,一座与我呼吸同频的小镇。西门红路灯、县桥头、东门城桥、南门城桥、十字街口……我随口讲出几个地点,像一幅印在脑海里的地图,圈出了一座小小的城。日月其迈,岁律更新,时代在新,家乡在变,一个崭新的乾元镇正蓄势待发。

